

Z

A: 1048

3

中国少数民族简况

哈萨克族 柯尔克孜族
锡伯族 俄罗斯族

(征求意见稿)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编

K28

9

2.4

14.11.12

K28
2.0

中国少数民族简况

哈萨克族 柯尔克孜族
锡伯族 俄罗斯族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编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A 847633



目 录

哈萨克族.....	(1)
柯尔克孜族.....	(17)
锡伯族.....	(30)
俄罗斯族.....	(39)

哈萨克族

(一)

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以北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乌鲁木齐县以及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等地区，据1958年统计，人口共五十六万八千人。

哈萨克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奇卜察克语组。旧哈萨克文是以阿拉伯文的拼写法为基础的，难以学习，过去只有统治阶级的少数人和宗教职业者才通晓这种文字，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都是文盲。解放后，党和政府帮助哈萨克族对哈萨克文进行了改革，简化了阿拉伯字母，并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这对促进哈萨克族人民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地区——新疆北部，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四周被天山、阿尔泰山和塔尔巴哈台山所环绕，中间是准噶尔盆地和伊犁盆地。伊犁盆地有由特克斯河、喀什河和巩乃斯河等河流汇集而成的伊犁河横贯而过，准噶尔盆地的边缘有着著名的额尔齐斯河、额敏河和玛纳斯河。这里的气候，冬天一般在摄氏零下二十度左右，夏季在二十度左右，

常年平均约为摄氏五度，对于牲畜的生长极为适宜。盆地周围的群山，是良好的夏牧场，河流两岸和山谷丘陵地带则是适宜的冬牧场。这些都是发展畜牧业的良好自然条件。

哈萨克族地区是全国著名的畜产区之一。此外，还有很多野生动物，其中主要的有野羊、野驴、野骆驼、狐、野猪、野牛、熊、水獭、旱獭、貂、紫貂、灰鼠、鹿、猓狨、豹、羚羊、天鹅、野鸭、野鸡等都是狩猎的天然资源。在农作物方面，主要有小麦、玉米、水稻、高粱、土豆，经济作物有胡麻、烟草、甜菜等，特别是盛产多种瓜果。伊犁盆地就获得了“北疆粮仓”和“水果之乡”的声誉。此外，伊犁河、额尔齐斯河及其他河流、湖泊中盛产各种鱼类，伊犁河的鲤鱼，额尔齐斯河与乌伦古河的鲟鱼、红鱼、黑鱼等都是很有名的。

总的说来，哈萨克族地区是宜农宜牧的好地方。此外，哈萨克族地区还以森林资源丰富著称，如，天山的云杉，阿尔泰山的红松、落叶松、白桦等。深山密林又盛产野生动物，故哈萨克族人民一向以伐木、打猎作为重要副业。此外，这里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煤、铁、石油、金、银、食盐、石灰石和多种稀有金属等。解放前，除金、煤和石油已经开采外，其他资源概未触动。解放后，国家在北疆进行了大规模的地质勘探工作，发现了许多新的矿藏。这为把北疆建设成为石油、钢铁工业基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解放前，哈萨克族地区的交通是十分闭塞的。解放后，这种情况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在各城市间以及各人民公社之间都有了四通八达的公路。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和阿尔泰之间，都有定期班机可以往来。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可

以通航。兰新铁路已通车，这对于加强哈萨克族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联系，对于促进哈萨克族的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哈萨克族长久以来从事游牧的畜牧业，便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生活习俗。哈萨克族过去信奉伊斯兰教，有些牧民还保留着萨满教的残余。宗教封建压迫剥削制度，曾经是阻碍哈萨克族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解放后，党在哈萨克族地区宣传和贯彻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人民觉悟日益提高，坚决要求废除宗教中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哈萨克族人民也自动改变了一些妨碍生产和影响身体健康的不合理的清规戒律，妇女打破了各种宗教上的禁忌，走出家庭，参加了社会政治活动。

哈萨克族人民的衣食起居是和游牧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牧民们春、夏、秋三季住的是可以拆卸、携带的圆形毡房，冬季住的则是平顶土房。农业区的哈萨克族也住平顶土房。在旧社会，牧主的毡房又大又白，宽敞明亮，而且一家往往有好几顶；而贫苦牧民的毡房则又小又黑，破烂不堪。冬季住的地窝子又黑又潮，遮住了阳光却挡不住风雪。解放后，党和政府在哈萨克族牧民由游牧转向定居的情况下，大力改善了哈萨克族人民的居住条件。草原上出现了一栋一栋粉壁明窗的新居和一片一片的定居新村，妇孺老弱再也无须一年四季地随着牲畜在外奔波了。

哈萨克族人民最喜爱吃的食品有饊、油炸面团、面条、抓肉、马腊肠、奶茶、马奶、奶油等二十余种。过去贫苦牧民吃不上粮食和肉食，只能靠喝有限的奶子过活。冬天是最苦的季节，时常因牲畜断奶而忍饥受饿地过日子。解放后，党

和政府引导牧民实行多种经营，提倡农牧结合，饮食习惯已有很大的变化。过去哈萨克族不吃蔬菜，现在已经以粮食为主食并吃多种蔬菜了。

游牧生活在哈萨克族的服饰上也有鲜明的反映。哈萨克族牧民主要用牲畜的皮毛作衣服为原料。男子多用冬羊皮缝制大衣裤子，不挂布面。腰间束带，皮带右面配有小刀。妇女穿连衣裙，冬季外罩对襟的棉大衣。年轻的姑娘爱穿布的绣花套裤。哈萨克族地区冬季寒冷，男子多戴狐皮制的三叶帽，以猫头鹰毛作帽缨的姑娘帽，极为美观；男女都喜欢穿长统皮靴。过去哈萨克族服饰上的贫富差别是很显著的，牧主冬天穿貂皮、獾獾皮袄，夏天穿布衣。穷苦的牧民一年四季都穿老羊皮袄，十来岁的孩子没有裤子穿，只能披一块破毡子。解放后，哈萨克族服饰也有很大的变化，除兽皮衣服外，许多人穿上了棉布和条绒衣服。条绒是哈萨克族人民特别喜爱的衣料。为了便于劳动，妇女摘下了长及脚跟的白披巾，代以彩色的绸缎头巾。男女老幼普遍穿上了皮靴。

解放前，哈萨克族的家庭和婚姻充分反映了宗法封建制的特点。男性家长在家庭内享有绝对权威，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子女必须服从父亲。妇女在家庭中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对财产没有任何权利。子女婚事及财产分配完全由家长做主。妇女既负担家庭劳动，又负担生产劳动，备受压迫。男子成年结婚以后，分得一部分财产离开父母另立毡房，父母的家业例由幼子继承。另立毡房的儿子总是在父母毡房的周围，几代以后，这些具有较近血缘的牧户就组成一个“阿乌尔”（游牧群），“阿乌尔巴斯”（阿乌尔长）通常由富裕的牧主或年老的长辈充任。解放后，由于民主改革、社会主

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宗法封建制度逐步消灭，氏族部落被废除了，从而家庭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哈萨克族一般行一夫一妻制。过去封建买卖婚姻剥夺了男女婚姻自主的权利。婚姻既决定于财礼，便出现了富人多娶妻、贫苦牧民晚结婚乃至终身不能结婚的现象，因此在贫苦牧民中间流行着换门亲的婚姻形式，即两家互换女儿作为儿媳，双方都不收财礼。在封建买卖婚姻制度下，未嫁的姑娘被看成是换取牲畜的手段，出嫁后也没有离婚的权利。如过去在哈萨克族人民之中流行着一句谚语——“不是老头娶妻，而是财礼找妻。”这就是解放前哈萨克族地区封建买卖婚姻制的真实写照。与此相反，男子，特别是富有的人，却可以随时遗弃妻子。

哈萨克族人民十分热情好客，对人诚挚直爽。对前来拜访、望门投止的劳动人民都拿出最好的食品竭诚招待。通常要宰羊，进餐时把羊头献给客人。

哈萨克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艺术。他们能歌善咏，有着无数的“阿肯”（歌手和民间诗人）。冬不拉，是著名的弦乐器。哈萨克族的诗人歌手们善于编唱各种民歌，弹奏各种优美动听的冬布拉曲，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的心情。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哈萨克族的文化艺术得到了蓬勃发展。

(二)

“哈萨克”这一名称，最初出现于十五世纪。1458年，位于中亚细亚锡尔河中游的乌孜别克汗国因汗室内讧而分裂。汗室成员吉拉伊、扎尼别克兄弟率领部分牧民东走，迁居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反抗乌孜别克汗国封建压迫的众多牧民追随他们东迁，人数迅速增加，这些牧民得名“哈萨克”，意即“避难者”或“脱离者”。这些“避难者”或“脱离者”东迁后，渐与当地居民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个民族，这个新的民族即以哈萨克族见称于世。

关于哈萨克族的族源，根据我国史书的大量记载，从公元前119年西汉张骞出使乌孙起，此后五百余年的时间内，今伊犁河谷及伊塞克湖周边地带的居民无疑以乌孙人为主体的，其中也包括部分的塞种和月氏，他们是乌孙来此以前的游牧民。六世纪中叶，游牧于阿尔泰山的突厥人建立了突厥汗国，于是“乌孙故地”的居民又增添了突厥成分。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按历史顺序从哈萨克族的民族成分中考察出几个古代民族的后裔。哈萨克族在其族源上继乌孙、突厥之后，还和陆续迁到现今哈萨克族居住地区的许多游牧部落或半游牧部落，如建立喀喇（哈拉）汗国的回鹘和葛逻禄人，建立西辽（黑契丹）的契丹人，蒙古兴起时的克烈、乃蛮、钦察以及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上述哈萨克族的各种民族成分的来龙去脉，不仅在我国史籍中班班可考，而且也为哈萨克许多部落名称所证实。直到现代，哈萨克族中间仍然保留着乌孙、克烈、乃蛮等部落名称，这表明哈萨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民族。

哈萨克族人民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十五世纪哈萨克人的东迁，其原因就在大批牧民反抗乌孜别克汗国的沉重的封建压迫。哈萨克人东迁后，为了不再为乌孜别克汗国所奴役，进行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斗争。在这期间形成了统一的哈萨克汗国。但是，这个建立在草原游牧封建制基础上的汗国，缺乏牢固的经济联系，约在1589年，汗国终于分解为大、中、小三个玉兹（政区），即我国历史文献中的哈萨克左、右、西三部。

在各玉兹中，哈萨克人分别隶属于大小不同的氏族和部落。氏族以内有着若干基层游牧群——阿乌尔。部落头人、伊斯兰宗教上层、大小牧主控制着一个一个的氏族和阿乌尔，他们占有绝大部分牲畜，霸占着大部分牧场和草场。贫苦牧民没有牧场，缺少牲畜，无以为生，只好在经济上依附于头人和大小牧主，后者往往在“氏族互助”的幌子下对贫苦牧民进行残酷的剥削。部落头人之上，汗、苏丹、别伊掌握着最高权力。这样，哈萨克的宗法封建社会形式上保持着氏族部落组织，实际上则分为封建主（汗、苏丹、别伊、巴都鲁、巴依、和卓等）和封建依附牧民（沙鲁阿）两个对抗的阶级，其间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此外，哈萨克族社会内还有一个家内奴隶阶层——苦尔。存在于我国哈萨克族中间的上述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民主改革的前夕。

十八世纪初，哈萨克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展开了反抗准噶尔汗国统治的百年艰苦斗争。准部对塔拉斯河流域的烧杀掠夺，使哈萨克族遭到了在其历史上被称为“大灾难”的年代。英勇不屈的哈萨克人民曾在1710、1728、1729年连续重创准噶尔军。十八世纪中叶，清廷在平定了准噶尔汗国的叛乱以

后，部分哈萨克族人民到阿尔泰、塔城、伊犁地区放牧。今天在阿勒泰、塔城两个地区的哈萨克族，主要是原属中玉兹的部落，如克烈、乃蛮等；在伊犁地区的主要是属中玉兹的克宰部落及原属大玉兹的部落，如乌孙、杜拉特、阿尔班等。清廷还指定伊犁、塔城、科布多、乌鲁木齐为贸易地点，这对于进一步增强哈萨克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十八世纪中叶起，沙皇俄国加速了侵略中亚细亚的步伐，其军事殖民扩张主义的魔爪伸向我国边境，蚕食我国领土。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沙俄的入侵，以武力截断了哈萨克中、小玉兹乃至大玉兹西部和祖国的联系，接着沙皇政府又强迫清廷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占我国大片领土，并劫略了哈萨克族大量的人口和牲畜，以致到1883年新疆建省时，我国境内的哈萨克族人口已不足全部哈萨克族人口的七分之一。

辛亥革命时期，伊犁起义的胜利推翻了清朝在新疆的政权，新疆宣布承认共和。但是辛亥革命并未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继之而来的是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一系列封建军阀以及随后到来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他们保留下来清朝的统治机构，大小部落头人依然保有王、公、台吉、千户长、百户长等爵位和职务，继续享受种种世袭封建特权。哈萨克贫苦牧民、牧工既在阿乌尔以内直接遭受大小牧主的盘剥，而复外受部落氏族头人的层层“稽查约束”和反动军阀各种赋税、摊派、徭役的压榨勒索。国民党反动派更竭力推行保甲制度，以加强其法西斯统治。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成

立起，中国人民进入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崭新阶段。1933年起，中国共产党派遣大批干部到新疆工作。共产党人排除反动势力的破坏和阻挠，进行艰苦、细致的革命工作，使新疆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哈萨克族人民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一方面促进了哈萨克族人民的觉醒，但是另一方面却引起了哈萨克族内部封建势力的反抗。他们唯恐自己的封建特权受到损害，害怕人民觉悟后部落观念和宗教迷信不能维持，因此，极力反对在哈萨克族地区兴办学校，反对发展农业和各种经济文化事业的措施。1933—1939年间，少数反动部落头目利用部落和宗教观念，向群众进行反动宣传，胁迫和欺骗群众大批迁往甘、青地区投靠回族封建军阀马步芳。但到了那里以后，却遭到马步芳匪帮的疯狂掠夺和残酷屠杀。马匪还挑拨哈萨克族与周围蒙、藏等族的关系，使他们互相仇杀。为此，哈萨克族曾于1939年在噶尔穆举行反迫害的暴动，杀死马匪旅长韩进宝等七十多人。以后，马匪对哈萨克族的迫害和屠杀更加严重，1940—1941年间，就曾多次屠杀哈萨克族牧民和虐杀儿童达数千人。甘肃、青海两省哈萨克族牧民的饥饿、流浪生活一直继续到1949年。

新疆革命形势在三十年代的发展使反动派深感恐惧，1942年，靠伪装进步、投机革命而窃得新疆政权的军阀盛世才，乘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抛掉了伪装，公开投靠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在新疆进行抗日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就是在这个时期为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壮烈牺牲的。然而烈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革命烈火必将

在新疆广大革命人民心中越烧越旺。果然，为时不久，1944年11月，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就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1945年冬季，在伊宁市成立了三区革命政府。三区革命政府的成立，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继在全国发动内战之后，又秉承其主子美帝的意旨，悍然撕毁和三区革命政府签订的“十一项和平条款”，妄图长期奴役新疆各族人民，把新疆变作反共、反人民的重要军事基地。国民党反动派伙同美国间谍马克南收买了哈萨克的民族败类乌斯满等匪徒组织武装暴乱，破坏三区革命。1946年10—12月、1947年9月，乌斯满两次进攻阿勒泰，抢劫烧杀，无恶不作。哈萨克族广大人民在三区革命政府领导下，击退了乌斯满匪帮，胜利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时期。

(三)

1949年，全国革命形势飞速发展，9月底新疆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底进驻北疆。黑暗的草原，从此充满了灿烂的阳光。哈萨克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政治上当家作主，掌握了政权，在经济上翻身解放，取得了畜牧业、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大发展。与此同时，文化生活方面也出现了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蓬勃气象。

哈萨克族人民的各级民主政权是在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激烈斗争中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哈萨克族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首先在农业区清除了原三区各级政府中的地

主、恶霸、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牧区废除了千、百户制度、保甲制度，建立了基层人民政权。由于帝国主义豢养的乌斯满残匪在阿勒泰地区乃至甘、青、新边境继续勾结反动部落头人进行反革命窜扰，人民政府发动哈萨克族人民协助解放军清剿残匪。哈萨克族人民勇敢地投身到清剿乌斯满匪徒的斗争中去，积极为解放军当向导，大力支援粮食马匹。军民同心协力，终于在1951年活捉匪首乌斯满，1952年底平息了叛乱。在剿匪过程中，党和人民政府妥善安置了流散到甘、青、新各地的哈萨克族人民，对贫苦牧民以及老弱孤寡或患病不能劳动的人予以及时的救济。解放后四年中，在人民政府帮助下从甘、青回到阿勒泰的哈萨克族达二万五千余人，他们被安置在自己的家乡青河、富蕴、福海三县的草原上。他们绝大部分是贫苦牧民，回乡后无以为生，政府从数百里外赶来羊群，运来粮食、布匹、糖和茶，无偿地发放给他们。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哈萨克族牧民，衷心感谢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当工作队来到青河岸上发放救济羊时，所有阿乌尔的牧民男女老少团团围住工作队，挥舞着衣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在哈萨克族地区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人民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的基础上，1953年哈萨克族人民选出了县和乡人民代表，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从此结束了旧社会哈萨克族人民无权的状态。政府机关中的哈萨克族委员和民族干部成为领导全体哈萨克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骨干。

与清匪反霸、民主建政同时，经济战线上也进行着激烈斗争。党在牧区实行了保护和发展畜牧业经济的政策，领导

牧民建立了“牧场管理委员会”，废除了牧主霸占牧场的封建特权，对牧场进行合理的划分，满足了广大牧民对牧场的需要。例如1950—1953年间，巴里坤哈萨克族牧区先后将六百多处牧场、草场划给牧民使用，其他各地情形也是如此。这一改革有助于牧民摆脱对牧主的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有力地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在伊犁、塔城等农业区则进行了减租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解放前由于天灾人祸，遭受到沉重不堪的剥削压榨而丧失了牲畜的哈萨克族牧民，被迫务农为生。地主阶级凭借对土地和水源的占有和垄断，以伙种、雇工、租田等形式夺去哈萨克族农民劳动果实的50—60%。同时，地主阶级利用封建特权迫使农民承担各种徭役，有的无偿劳役长达四十年之久。地主阶级还凭借其封建特权对农民任意敲诈勒索，鞭打监禁，侵犯农民的人身自由。广大哈萨克族贫雇农在土地改革时期热火朝天地投身到运动中去，彻底砸烂了多年来封建压迫的枷锁。伊犁地区的哈萨克族农民平均每人分得九亩土地，塔城地区平均每人分得十四亩。哈萨克族牧民和贫雇农在斗争中接受了深刻的阶级教育，阶级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这在农业、牧业方面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在上述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中，广大哈萨克族人民与各族人民建立了平等、团结、进步的新的民族关系。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光辉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一批批民族干部茁壮成长，从而为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准备了条件。1954年在哈萨克族聚居地区先后成立了：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1月25）、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4月27日）、新疆木垒哈萨克族自治县（7月17日），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9月30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1月29日)。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大大促进了哈萨克族内部和哈萨克族地区各族人民的团结。

1958年10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在实现农、牧业合作化,取得反右斗争胜利,粉碎一小撮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的基础上,迎来了人民公社化高潮。由原有的一千四百三十八个农、牧业生产合作社组成为一百一十八个人民公社,农、牧业大幅度增产。1949年刚解放时,今伊犁自治州所属三个区只剩下三百多万头牲畜,这些牲畜大多为牧主所有,牧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1957年,自治州牲畜增加到六百万头。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后,到1964年,全州牲畜已达一千万头。在农业方面,各地积极兴建涝坝和水库,挖水泉,整修水渠,改善和扩大了灌溉面积。阿勒泰地区,仅1959年上半年兴修的水利工程即扩大耕地面积二十万亩。各地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而且也不断改善了灌溉方法。1958年—1959年伊犁自治州共改善灌溉面积173万亩。1959年,全州粮食总产量为八亿三千八百十三万斤,比1949年增加了一倍多。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哈萨克族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放牧的民族了。

哈萨克族地区的地方工业也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呈现了遍地开花的局面。各地建立起以中小型为主的皮革、莫合烟、农具、土化肥、造纸、毛纺、食品、榨油、焦炭、硫酸、化学等工厂。不少地方还建立了水电站。这些工厂,一般都是投资少、建设快、就地取材,能迅速投入生产,及时地解决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上的需要。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哈萨克族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成长和壮大起来,1959年

底伊犁自治州的工人总数达到三万多人，其中少数民族工人占86%，比1949年增长了约六十二倍。很多哈萨克族牧民从草原上的骑手一变而为掌握现代生产技术的工人。

由于农、牧、工业的发展，哈萨克族人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人民公社化以后，买卖物品不用跑路，因为每个公社都有供销社，每个大队都有门市部，每个游动牧场都有游动售货收购小组送货上门并收购农、牧产品；有了病，医生会主动上门，因为每个公社都建立了卫生院，生产大队建立了医务所，生产队有卫生员；娃娃上学到处有学堂等等。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1962年4—5月间，在伊犁、塔城地区策动和胁迫六万多我国公民跑往苏联；在伊宁市策动和组织反革命暴乱，妄图推翻我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革命政权。此后，苏修不断制造边界事件和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站在反修斗争前哨的哈萨克族人民以英勇顽强的精神狠狠地打击了苏修叛徒集团和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维护了祖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哈萨克族人民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周围，向阶级敌人发起猛攻，胜利地夺回了被他们篡取的权力。1969年，诞生了哈萨克族人民的新生的红色政权——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革命委员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不少优秀的哈萨克族干部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伊犁自治州现有少数民族干部一万六千多人，其中担任县以上各级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等党政领导职务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人。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哈萨克族人民的三大觉悟有了空前的提高。伊犁地区的建设事业迈出了